

島田莊司系列

被诅咒的 木乃伊

島田莊司 著
董炯明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诅咒的木乃伊 / (日) 島田莊司著; 董炯明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090-0538-5

I. 被... II. ①島... ②董... III. 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3187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4031号

被诅咒的木乃伊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SOSEKI TO LONDON MIIRA SATSUJIN-JIKEN

Copyright © 1984,1994 Soji Shima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84 by SHUEISHA Inc.

Republished in paperback edition in 1994 by KOBUNSHA Co.,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

书名: 被诅咒的木乃伊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4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89千字

版次: 2009年09月第一版

印次: 2009年0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90-0538-5

定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島田莊司系列

被诅咒的 木乃伊

当代世界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夏洛克·福尔摩斯、毕克洛克·福尔摩斯，
还有鲁福克·福尔摩斯和斯蒂德利·福尔摩斯，
以及
全世界的福尔摩斯迷。

前言

世上已发表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包括长篇和短篇，正好六十篇。但有理由相信，在未发表的华生手记中，一定还记载着其它探案。

果然，1984年4月1日，在伦敦市民M·帕辛家中的储藏室，发现了被认为是华生的未发表原稿。据说，这位M·帕辛，是1900年在查令十字路诺克斯银行任董事长的K·帕辛的孙子。

笔者透过伦敦某位熟人取得这批有趣的原稿，与从未发表而深藏于东京国会图书馆里的夏目漱石的《伦敦纪录》合并在一起，在此公布于世。所以，本书对于漱石研究家、福尔摩斯研究者，以及对英国文学史和西欧历史有兴趣的人而言，是求之不得的珍贵资料。不难想象，本书必将流芳百世。有兴趣者不妨人手一册，永远保留。

此外，由于本书所写的内容完全基于事实，建议学生们也可一读。只是，漱石方面的手记，为适合年轻人阅读，将旧的假名用法改成新假名用法，并将部分汉字改成平假名。

公元1900年（明治33年），夏目漱石（当时名叫金之助）旅居英伦。每周二，他会去贝克街听讲莎士比亚课

程。史实显示，当时他烦恼缠身，终日闷闷不乐，似乎在害怕什么似的，频频在伦敦转换住宿的公寓。而且，他在公寓里形单影只，孤独无依，经常以泪洗面，精神极度沮丧，甚至连归去的船只也撂下不理了。读了这本书，即可了解迄今未明的个中原因。

若有历史学家认定这样一位每周去一次贝克街的苦恼的日本留学生，不可能与同年因侦破《六尊拿破仑雕像》事件^①而声名大噪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会晤商谈，那也太逸出常轨了。

老早就主张漱石与福尔摩斯一定在贝克街会过面的笔者，因为发现了这样的珍贵资料，为自己的主张获得强有力的证据而感到极度满足。

此外，各位读者透过阅读本书主角漱石的手记，将会意外地知悉被后人视作超人的福尔摩斯在贝克街的真实作为。

不过，若有读者认为由于漱石与福尔摩斯初识期间备受其无情嘲弄，导致漱石在手记前半部分对福尔摩斯的描述不够严谨、略微偏离事实的话，那就是读者的想象自由了。

注①：见福尔摩斯全集之《福尔摩斯归来记》。



摄政公园

贝克街221号B座

贝克街站

大英图书馆

伦敦大学

大英博物馆

帕廷顿站

海德公园

皮卡迪里广场

亚伯特厅

白金汉宫

新伦敦警察厅

国会大厦

肯辛顿宫

维多利亚站

圣乔治广场

二十世纪初的伦敦市街



•• ONE •• 01

往昔渡海，负笈英伦，留学时间约两年。

明治33年（公元1900年）10月28日星期天，在巴黎与准备留德的藤代祯辅君^①、芳贺矢一君等挥手告别，孤身上路，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横渡英法海峡。下午7时许，终于踏上陌生城市伦敦的土地。

那是极寒冷的一年，迄今仍记忆犹深。因为是深秋的北国，天已完全黑了。但街上似乎处于夜市最热闹的时刻，戴大礼帽的男士们熙来攘往，还有双轮载客马车，喧嚣地穿梭其间，好不热闹。

当初，看到当地人全戴着大礼帽，着实令我吃了一惊。从贵族绅士到扫烟囱的清洁工人，似乎都喜欢戴大礼帽，甚至在后街向我乞讨一便士的乞丐也戴着大礼帽。

女士们的头上仿佛都承载着一艘军舰似的，她们头戴挂了许多饰物的沉甸甸的帽子，身穿几乎曳地的长裙。还有丝网垂挂在脸前的贵妇人，就像角兵卫^②创制的狮子头一般。当初我还以为那是驱蚊用的蚊帐一类的东西，后来才明白是当时的时髦打扮。

伦敦的雾确实很大，比传说中的还厉害。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样子就看不清了。浓雾像烟尘一般流动着。站

注①：1868—1927，德国文化研究者，后任东京大学教授。

注②：日本的著名工匠。

在维多利亚车站内，被瓦斯灯淡淡照亮的屋檐下，浓雾滚滚而入。

我把行李在下榻的高华街公寓一丢，便像来自东方的乡巴佬一般，手持地图游览四周的名胜古迹。

来到此地使我深感痛心的是自己近乎畸形的极矮个子和黄色皮肤。本来嘛，自己是黄种人，具有黄色皮肤也可以说是天经地义。但在此地生活，夹杂在众多白种人当中，便觉得自己的肤色实在不可思议。

尤其是个子矮最使我受不了。甚至是此地的女士，多数都高过我。此地的男士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头好像都长在二楼似的，我则在屋檐下鬼鬼祟祟地擦身而过。

偶然也会看到对面走过来一个小个子男人，内心未免窃喜，期待他比自己矮，但走近一比较，对方仍然高过我。

我走在伦敦的街上，不知不觉间就会往这方面想。啊！这一回我终于遇到一个滑稽的小个子了，我坚信对方一定矮过我！我勇敢地迎上前去……哈哈！对方原来是玻璃中映现的我。

总之，自踏足此地以来，不论在文明程度还是在其它方面，自己都觉得矮人一等。由于我不想跻身于彪形大汉之间，因此尽量控制外出。来到这么一个大人国，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身材矮小的难堪。

很快我就搬出高华街的公寓了，那是因为房租贵得惊人，折合日圆，每周房租逾四十圆，这相当于在东京一个月的房租或大男人两个月的薪水了。在西方生活固然开销较大，但这房租未免贵得离谱。我必须尽快找一间廉价公寓。

结果，找到的第二间公寓位于伦敦北部，处于西汉斯蒂德的普拉奥利路的高台上。那是一栋被小树丛包围，独门独户的红砖建筑，房租每周两英镑，相当于二十四日圆。虽比高华街的公寓便宜不少，但在我心目中仍觉非常昂贵。

由于看中那屋子的外形，我马上决定租用。但一把行李搬入分配给我的房间，我又马上后悔了。不知怎么的，那屋子的阴气太重，置身其间感到非常压抑。

首先，女房东的脸色阴沉难看。她的双眼深陷，塌鼻梁，难以一眼猜测出她的年龄。从未见过她展露笑脸，整体印象而言，好像是龙安寺庭院中的镇座之石。

还有在这家做事，名叫爱格妮丝的十三、四岁的姑娘。这女孩子比房东更阴沉，脸色永远苍白，像枯枝般的瘦削手臂拖拉着沉重的煤炭桶。我也从未见过这姑娘的笑脸。

记得我搬到普拉奥利路的这座公寓时还是11月12日星期一，但在第二天，从窗户看出去，外面大雪纷飞。那是

早餐时分，我指着窗外，惊奇地问房东：

“那是什么？”

“当然是雪啰，难道天上会降下食盐不成？”

房东啃着烤面包，没好气地回答。

在这栋阴森郁闷的公寓里，有时偶尔也能看到好像是房东丈夫的四十岁上下的男子，他的气色极佳，待人和蔼可亲。

时序进入12月了。记得是12月2日那天吧，三天前刚下过一场大雪，此日在窗外仍可见到处处积雪，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早晨。我被叫起吃早餐，走到楼梯下的大厅，只见那男子正在看报。

看到我的身影，男主人抬起红光满面的脸，对我说：

“你能看报吗？”

我点头表示可以，他指着广告栏让我阅读。那广告栏上写着如下一段文字：

“致昨天在尤斯顿站晕倒的女士：鄙人乃抱起你之人，但此后小弟不见了假牙。如果被你无意中拿走的话，盼尽快告知。先此致谢，不尽欲言……”

看完，我不禁也笑出声来。

男主人说：“你看这广告多变态，那男人是如何抱起

那女人的呢？哈哈！这些短短的三行广告，每天早上都给我带来欢乐。不过今天这段广告特别有趣。噢，此刻那男人一定无法吃早餐了，因为他没有假牙了呀。”

男主人说毕又是一阵大笑，然后转头问我：

“怎么样？贵国的报纸也刊登这样的广告吗？”

我回答没有，说这样的广告太无聊。

“无聊？嗯，或许是吧。那么很抱歉让你读这样的广告了。不过在我国的报纸上，像这类无聊广告比比皆是。譬如旁边那段广告，就更加变态了。”

说完，他又读起下一段广告来。

“这变态广告说要‘征求瘦削蓄红须的绅士’或‘征求越来越瘦的绅士’，又说‘只要具备五呎九吋的高度，具有演技经验或自信有演技经验者，我方愿付二百英镑征聘’。夏目先生，你看刊登广告的家伙口气多大！二百英镑喔！”

接下来，他又自我吹嘘起学生时代的戏剧爱好，但我已感到厌烦，无心再听。

这天晚上，出现了一举粉碎我好不容易刚刚习惯异国生活的安心感的事件。

黑暗中我突然睁开眼睛，从枕下取出不锈钢表，一看时间还只是十时刚过。入夜以后，我写了许多字后才上床

睡觉，以为已过半夜。此地的冬天，连白天也有夜晚的感觉。

我忘了拉上窗帘。在窗外的漆黑中，树梢窸窣鸣响，远处传来野狗的吠声。

然后在我迷迷糊糊之际，又听到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某种东西劈啪爆裂的声音。竖起耳来细听，那怪声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起初声音很轻，而后音量逐渐加大。在寂静的晚上，这奇怪的声音不久后响彻了整个房间。我的心情不再能够平静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从床上爬起。

但是什么东西也没见到，完全找不到发声物体。放眼窗外，依然是一片寒冷的漆黑，偶尔传来犬吠声。

不久怪声消失了。我也因感到疲惫而终于跌入梦乡。

那晚就如此过去了，但这怪声从此却缠上了我。它并非每晚出现，大致上是隔晚光临我的房间。当时我在伦敦大学上课，经已熟识的科尔教授介绍，每星期二去贝克街，到莎翁（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克雷格^①先生家中听讲莎士比亚，倒也相安无事。

但我的情绪日趋恶劣，我找到公寓的男主人委婉提及

注^①: Craig (1843-1906), 英国著名戏剧评论家、演员、舞台设计家。